



上海书展回归,真好!这是爱书人的节日。小时候,每到期末,我们的课本往往已被翻得破破烂烂,语文老师常说:“你们就是小蠹鱼,吃书的虫,要当真把字都吃进肚、入了脑就好了!”那时,我们自然不认得这个“蠹”,以为是“读”,“读鱼”,喜欢读书的鱼儿。蠹(dù)鱼,又称蠹、衣鱼、书虫、壁鱼,是一种啃书噬衣的小虫子。为何又叫“鱼”呢?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释为:“衣鱼生久藏衣帛中,及书纸中。其形稍似鱼,其尾又分二歧,故得鱼名。”这种灰白色小

情愿生涯一蠹鱼

刘琪瑞

虫多生在受潮的书本夹缝中或衣物的褶皱里,无翅,头前生有一对短触角,其性胆怯,稍有动静,小小的身子便像鱼儿一样敏捷地溜走。小时候,我常揭开粘连的书报、衣服,捉几只玩,因为怕见光,没多久虫子就死掉了。早年,乡间有“晒衣节”,多在农历六月初六,家里人会翻箱倒柜,把受潮的衣物拿到太阳底下晾晒,主要是赶跑这种蛀衣服的虫子。读书人家也在这天或七月七,把家中书卷、字画拿出来曝晒,也是为了驱赶蠹鱼防蛀咬,称作“晒书节”。

这种似鱼非鱼的小虫儿,古代读书人却偏爱有加。他们认为,蠹鱼是神奇的,非珍贵的古书不栖,非名贵的经卷不居。北宋成书的《本草衍义》中云:“衣鱼多在故书中,久不动,帛中或有之,不若故纸中多也。”《太上感应篇》说得明白:“及开经卷,则神仙字处,蠹蚀殆尽,乃知壁鱼蠹蚀神仙字。”可见蠹鱼品位极高,非古书、古卷、线装书不噬。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伤唐衢》诗云:“今日开箴看,蠹鱼损文字。”南宋陆游在《箬篋谣二首寄季长少卿》中道:“卷书置篋中,宁使饱蠹鱼。”爱书嗜读的古代诗人对蠹鱼心怀虔诚,颇为敬重。

古人常以“蠹鱼”借指书籍。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读书》诗有句:“案头见蠹鱼,犹胜凡俦匹。”诗人看见书桌上有书可读,十分高兴,胜过与阔别已久的好友相见。元末明初唐珙诗云:“案头我正理蠹鱼,晴日好风窗几净。”清代金圣叹诗曰:“箬篋蠹鱼皆祖往,身从鼻比又前缘。”皆是以蠹鱼代指书卷的。

古代读书人还常把自己比作嗜书的蠹鱼。北宋黄庭坚诗云:“身入群经作蠹鱼,断编残简伴闲居。”明代孙一元有句:“半世徒夸万卷功,埋头今作蠹鱼虫。”清代纪晓岚自题联云:“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读书人愿做一只饱览群书的小蠹鱼,在书海里快乐地游弋。正如清人赵翼在《蠹鱼》一诗所言:“归里间无事,仍寻乱帙繁。蠹鱼走告告,此老又重来。”诗人每有闲暇便要读书,从众多的卷帙中找寻心仪之书,惊动了藏身其中的蠹鱼,慌乱奔窜,好像在说:“快跑,这老头儿又来翻书了!”其情其状,读来不由令人莞尔。

古人认为,读书不能完全像蠹鱼那样死啃书,囫囵吞枣,不知其味。明代文武双全的郭登专门写有一首《蠹鱼》,诗曰:“琐琐如何也赋形,虽无鳞鬣有鱼名。元来全不知文意,干向书中度一生。”讥讽那些不会文意、只知死读书的书呆子。清代灵派代表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也说:“读书不知味,不如东阁。蠹鱼尔何知,终日食糟粕。”意思是读书如果不知其真味,最好束之高阁。不要像蠹鱼似的,只知道啃书,它们不过是整天在吞食无用的糟粕罢了。

读书人不要做愚而不化的书呆子,要做有灵性有品位的小书虫。陆游在《灯下读书作》中吟道:“吾生如蠹鱼,亦复类熠耀。一生守断简,微火寒自照。”他在《寒夜读书》里还说:“北窗暖焰满炉红,夜半涛翻古松风。老死爱书心不厌,来生恐堕蠹鱼中。”

读书,就要能入能出、游刃有余,做一尾活得有滋有味、快快乐乐的蠹鱼,有此好,一生足矣!冬曰读书有感,以《生涯一蠹鱼》中一句概括之:“浮生梦欺书不欺,我依然情愿生涯一蠹鱼!”



朋友是种橘能手,业余喜欢画画,他画过一幅画,一个不胜酒力面带桃花的女子,手托着一只橙红的橘子,眯眼细嗅,神情陶醉。画的题目就叫《红美人》,有双重的意思,一个是“美人既醉,朱颜酡些”的曼妙佳人,另一个,是橘中佳果“红美人”。

红美人是中日混血儿,是柑橘的一个新品种,浑圆的果子,带着阳光般金灿灿的色彩,有婴儿般饱满粉红的面颊,身上一股清甜的香气,皮紫肉甜,果肉如果冻,口感清甜,吃一口,呼出的口气中,都是橙子清甜的气息。捧回家中,置于案头,满室清香,与佛手一样,可当案头清供。

一方水土养一方果子,老家的水土非常适合橘柚生长,光橘子有二百多个品种,朱黄青碧,百果丰饶。每一个果子,都是故乡的风物志,有阳光雨露,也有风土人情,剥开果皮,便是人文地理。《唐书·地理志》云:“苏州、湖州、温州、台州、洪州土贡乳柑”,从三国时的鸡橘,唐代土贡的乳橘,到宋元时期的榻橘、绿橘、乳橘、朱橘和金柑、朱栾,口感越来越好,品种也越来越多。红美人是柑橘家族中的新贵,独得万千宠爱,它来自日本,母本为南香,父本为天草,为橘橙类杂交品种,硕大如盘。我虽阅橘无数,初见红美人,也为红美人的丰润而感到惊艳。而红美人这名字,源于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笔下的一位美丽的女子。以美女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橘橙,显然这种橘橙从色到香到味,都有不凡之处。让人一吃,便心生欢喜。

四月谷雨,橘子花开,花色纯白,像下了一场雪,梦一般的美。火车站边上有一片橘林,暮春的一个晚上,因为临时有事,我从杭州坐动车连夜赶回老家,动车一靠站点,四月的夜风中,送来非常浓郁的橘子花香,忽然间,我就湿了眼眶,这就是故乡的味道啊。人的味觉和嗅觉,都是有记忆的。清甜浓郁的橘花香,是我最为熟悉的草木味道,春风沉醉,却让人起了乡愁。

空、盛开的花朵或是温柔的阳光而唱,我希望它们能够自由地唱。可是,就在我企图捕捉它们唱歌的精彩瞬间,或是打架的好戏,怀着戏谑的心情安装了监控之后,却惊讶地发现,平常活泼神气的鸟儿们在离开了我之后,仿佛失去了灵魂。它们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原本灵动的小眼睛此时长时间地聚焦于一个地方。我难过了。我,人类,作为一种自我定义的“高级”动物,或者说,另一种与小鸟不同的动物,究竟在鸟儿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以“监护人”或是“主人”自居,把它们禁锢在家中,即便给予最大程度的活动空间,它们能感受到自由和快乐吗?当人类脱离于自然,开始构建专属于自己的世界,也在渐渐地失去与大自然和动物的联结,讽刺的是,与此同时,

等到霜降,再回老家,橘子花的香气,已然变成了果子的清芬。霜降后的一个周末,在东篱小院闲坐喝茶,闲谈说笑,吃茶吃得茶饱,便与慧玲夫妇去不远处的果园采摘红美人。橘林就在河滨边,千树万树,挂满橙红的果子,从谷雨的花朵、立夏的青果,到夏至的青涩,再到霜降的饱满,河边长长短短的芦苇,见证了橘子的成长。橘树都是嫁接过的,树形矮壮如武大郎,枝条疏朗,不像寻常的橘子树那般密集,枝头长着一个个红美人,红圆可爱,金光灿灿,如一只只金球,因为个大果重,枝条难撑,每一株树,都用细木棍撑住,不让枝条和果子坠下。

红美人的果皮紧致结实,橘瓣紧密相连,不似寻常的橘子软萌可爱,扁扁的个头,薄软而宽松的外皮,徒手便能剥皮,瓣与瓣之间连接松散,容易分离,红美人一身红装,果皮麻溜溜地厚实,仿佛烈女,不轻解罗带,剥时稍一用力,果汁就会溅你一手,气味浓烈却十分清爽,仿佛橘子味的香水打开了瓶盖。红美人宜鲜食,过了一周,果皮更难剥,但甜味更浓。我常以一把银刀剖开金黄的果子,刀子的银光与果子的金光交织,用刀剖开后,露出瑰丽的橙色,橙香扑鼻,肉质富有弹性,是鲜活的肉身,口腔最先缴械投降,仿佛爆浆一般,满是汁水,甜得汪洋恣肆,从喉咙顺流直下肠胃,口感却较橘子更加清甜,果瓢一粒粒,如同果冻一般。熟透了的红美人,开个口子,便可插入吸管吸。民国时的诗人冯君木喜吃水蜜桃,说水蜜桃如金屋阿娇,丰艳稼穡,绝世无双,可拟之为《石头记》中的薛宝钗。我觉得红美人如娇俏佳人,活色生香,热情动人,可拟之为《石头记》中的史湘云,脸色酡红,醉卧芍药,一脸娇憨。

在橘园,现摘现吃,吃了两三个红美人,便觉得满肚子甜滋滋的汁水,仿佛吃了三千甘露,众人直道有点吃撑了。临走,剪了几个带绿叶的红美人,坐在城市居民出行中,有一项难处是残疾人、老年人过天桥,“出了门,上不了路;上了路,爬不上桥”。为解决百姓这一“急难愁盼”问题,上海将道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工作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今年要为38座天桥加装电梯,赢得市民称赞。

道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属于无障碍化改造。人的生活安全方便,要求一个无障碍环境。这不仅要着眼于一般的人,同时要顾及有特殊需要的人。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残疾人,加上6岁以下儿童、60岁以上老年人,以及孕妇等,长期失能或暂时正常活动能力不足的特殊人群达6亿以上。这意味着,中国接近一半的人口有无障碍出行需求,对此岂能有丝毫忽视?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前几乎没有。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海外访问,在悉尼等城市,第一次看到专为盲人设置的盲道,专为残疾人修建的无障碍斜坡,以及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颇为感动。我觉得,这既是现代物质文明的表现,也是现代精神文明的体现,让人看到人对人的关怀。80年代后,随着我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为残疾人服务的无障碍设施在城市大量兴建起来。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我们社会两个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不过,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除了硬件建设要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的水平,尚需作很大的努力外,管理服务软件问题也日益凸现。一些已经建成的无障碍设施,残疾人使用起来仍然是障碍重重。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鸠占鹊巢”。像马路上专为盲人设置的盲道,为车辆、摊铺或其他设施所挤占,造成障碍多多,不但不能方便盲人行走,反而常常让盲人被撞。其他如居民楼的无障碍斜坡,也往往为自行车和花盆所占领。它表明,基于关怀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是社会文明的产物,也有赖社会文明来

维护与发挥它的作用。这就需要设计、建设与管理无障碍设施中,以深沉的爱心处处为残疾人老年人着想,使他们使用起来得以实实在在地“无障碍”,千万不可搞一些“形惠而实不至”的东西,空有“无障碍设施”之名。有人说,所谓残障,并非单纯的身体损伤,也关乎来自社会的障碍。当社会满怀深情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设施,帮助他们解除生活与出行的“障碍”,他们也就不再“残障”了。

有句话说:有爱无碍。只要对残障人士充满爱心,就能让他们的生活不再有“障碍”。爱的力量是能改变和消除“障碍”的。美国教育家海伦·凯勒,19个月时因为一场大病,双目失明、两耳失聪,从此生活多有障碍。然而她没有向命运低头,后来掌握了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成了励志榜样。这除了由于她惊人的毅力和独特的天赋,也因为得到了足以融化生活中障碍的爱。比如,安妮·莎莉文老师以极大的爱心和耐心帮助她克服各种困难,学会了说话与读书。如果没有安妮老师炽烈的爱,或许这个世界就没有海伦·凯勒了。近日,我重读了她的名作《三天所见》,她说,人们应“让每一种官能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为此,需要用爱来消除社会的种种“障碍”。

我国的张海迪5岁瘫痪,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在社会的热心关怀与帮助之下,既能行医,又能写作,成为大众励志的榜样。对残疾人来说,上天关上了一道门,但也打开了一扇窗。关键是自身要有“开窗”的坚定意志,同时社会要以充分的关爱支持他们消除“开窗”的种种“障碍”。一个有着大爱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沉的湖”,遇到“障碍”的人,不论是病残、老弱,还是穷困、灾难,都会免于沉落、沉困、沉溺、沉没。“有爱无碍”啊!

有爱无碍

江曾培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坚持难,还是逃避难?深夜,我思考着,走在清冷的路上,任由迎面凛冽的风肆意划过我的脸。刺痛中,我不由想起他——麦家小说《人生海海》里那个用不甘和抗争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的上校。小说中,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夜九时四十三分,凛冬的开始、寒夜的中途,上校生命结束。也不知上校走时疯着还是醒着。海海人生,让他疯着的时候醒着,醒着的时候疯着。命运的摧残,对他,是那么深重。他曾无奈与汉奸同流合污,卷入内战纷争,目睹战友死亡;也曾被爱人控告,被同乡非议……深重的苦难摧毁了他的心智,重现了他的灵魂——痴傻的背后,才是那个真正的、原本的、开朗的他。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世上总有惊喜,总有过去,总有现在,也总有将来。过去终将会过去。或许,记住温情,放下羁绊,才是生命之道,也是活着的勇气。这也是上校疯后从“武”到“文”的原因。妈妈常对我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关键取决于你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啊,坎儿很多,不是过不去,只是你没过去而已。而寻常如我们,往往只看见没过去的坎儿,不时和它拼死较劲,却漏看了那么多美好的事物。人生如海,浮浮沉沉。麦家说,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勇气。既然每个人都跑不掉逃不开,那不如去爱上生活。是的,海能容纳一切,而这,不正是大海的魅力所在吗?

一部《人生海海》,让麦家与故乡和解;而我们,也终将和时间和解,回首间,与那个曾经挣扎的自己不期而遇,再回归生活。是的,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坚持难,还是逃避难?深夜,我思考着,走在清冷的路上,任由迎面凛冽的风肆意划过我的脸。刺痛中,我不由想起他——麦家小说《人生海海》里那个用不甘和抗争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的上校。小说中,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夜九时四十三分,凛冬的开始、寒夜的中途,上校生命结束。也不知上校走时疯着还是醒着。海海人生,让他疯着的时候醒着,醒着的时候疯着。命运的摧残,对他,是那么深重。他曾无奈与汉奸同流合污,卷入内战纷争,目睹战友死亡;也曾被爱人控告,被同乡非议……深重的苦难摧毁了他的心智,重现了他的灵魂——痴傻的背后,才是那个真正的、原本的、开朗的他。

人生海海

项峥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世上总有惊喜,总有过去,总有现在,也总有将来。过去终将会过去。或许,记住温情,放下羁绊,才是生命之道,也是活着的勇气。这也是上校疯后从“武”到“文”的原因。妈妈常对我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关键取决于你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啊,坎儿很多,不是过不去,只是你没过去而已。而寻常如我们,往往只看见没过去的坎儿,不时和它拼死较劲,却漏看了那么多美好的事物。人生如海,浮浮沉沉。麦家说,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勇气。既然每个人都跑不掉逃不开,那不如去爱上生活。是的,海能容纳一切,而这,不正是大海的魅力所在吗?

一部《人生海海》,让麦家与故乡和解;而我们,也终将和时间和解,回首间,与那个曾经挣扎的自己不期而遇,再回归生活。是的,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人类与宠物的关系却日益紧密。人类圈养宠物,企图把动物从“他者”转化为“我们”的道德成本。然而,这种将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投射到其他生物身上,野蛮地将其从自然分割出来,譬如,把鸟儿带离妈妈身边,再强暴地限制于人类构造的非自然的环境中,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并期待从动物身上获得感情上的回应与爱,真的是一种更为道德的赎罪行为吗?在一番情感与理智之间激烈冲撞之后,我无法否认,情感总是最终获胜者,而理智被遗弃在角落,我还是无法投身于“道德”而选择舍弃我的小鸟。大概人类与动物终究是无解的命题,两者之间唯一不变的,就是永恒变换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了。

你的被需要,你的被信任,以及它们那专注而深情的眼神,始终都会温暖着你。



从橘园带回来的几个红美人,放在手中把玩,香气馥郁都可以熏袖,摆在清漆的原木盘上,便是秋日清供。红美人的橘香味把空气熏染成北纬二十八度的故乡秋味,那金黄的颜色藏着亚热带阳光,看到红美人,我知道,几百里外的故乡,此时正是橙黄橘绿。

十日谈

自然为师

责编:殷健灵

我有两只鸟,是鸚鵡。通常人们对于“鸚鵡”这个物种的刻板印象是——学舌。“会讲话吗?”人们饶有兴趣地问。随即,自顾转向鸟儿,略带逗趣地仰起头,像是逗弄不会讲话的婴儿,“你好,你好”,它们的下巴随着话语的呈现和头部角度变化大幅度地摆动着。“不会讲话的。”我说。于是,人们不再问什么,略显失望。其实,我是故意这么说的,我不想告诉他们,我的小鸟会唱歌哟!假如说了这句话,人们可能会抱着更大的兴趣与期望让小鸟唱歌。鸟儿因为兴致来了,哼唧几句而被大加夸奖;或是持续炫耀,令观众们再一次欢欣而归。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没有必要让小鸟沦落在大人的集会上被要求表演节目给父母长脸的可怜小孩。他们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被要求做什么。况且,示弱是一种毫不费

力的结束对话的方式,人们很大程度上不会责怪主动承认失败和低姿态,有时候他们反而乐于见到这种结果,甚至因为涉及你的“伤心事”,而略带抱歉。有时候,也会遇见坚持寻找夸赞点的人,比如,鸟儿们乖乖蹲在我肩头,像是大型装饰品。鸟是手养鸟,也就是说,在它们还是雏鸟的时候,便被带离妈妈的身边,是人类用勺子喂大的,因而产生了与人类非比寻常的亲近。它们把人类当成伙伴,玩具(在人类身上攀爬),或是交通工具(站在人类头上或者肩膀上移动)。我努力地扮演这些角色,希望让鸟儿们感到开心,给它们自以为的体贴,却不知道这种“体贴”是否是它们需要的。我只是希望小鸟们唱歌,因为小鸟唱歌代表快乐。我希望它们因为内心的愉悦而唱,因为晴朗的天

鸚哥厌舞

徐羊羊

空、盛开的花朵或是温柔的阳光而唱,我希望它们能够自由地唱。可是,就在我企图捕捉它们唱歌的精彩瞬间,或是打架的好戏,怀着戏谑的心情安装了监控之后,却惊讶地发现,平常活泼神气的鸟儿们在离开了我之后,仿佛失去了灵魂。它们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原本灵动的小眼睛此时长时间地聚焦于一个地方。我难过了。我,人类,作为一种自我定义的“高级”动物,或者说,另一种与小鸟不同的动物,究竟在鸟儿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以“监护人”或是“主人”自居,把它们禁锢在家中,即便给予最大程度的活动空间,它们能感受到自由和快乐吗?当人类脱离于自然,开始构建专属于自己的世界,也在渐渐地失去与大自然和动物的联结,讽刺的是,与此同时,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